檢查者李文綺
覆查者爨汝僖

書名	魏書（第弍拾捌冊）共肆拾冊
刊寫時代	宋刊元明遞脩本
裝式	線裝
卷數	列傳第捌拾弍第捌拾叁（總卷魏書玖拾肆伍）
葉數	玖拾壹葉
行格	半葉玖行行拾捌字
高廣	高柒寸弍分　廣壹尺壹寸玖分
邊口	左右雙線白口（間有黑線口）上口記字數魚尾下標魏傳幾魏書傳幾魏書列幾不一律（間無魚尾有橫線）下標葉數（間有第二魚尾或橫線）下口有刊工名氏
印章	首尾有本館朱文長印　首又有楊氏家藏書畫私印朱文長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間有墨筆補字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捌月弍拾弍日

宗愛　仇洛齊

段霸　王琚

趙黑　孫小

張宗之　劇鵬

張祐　抱嶷

王遇　苻承祖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軌
王温　孟鸞
平季　封津
劉思逸

夫宮腐之族置於閽寺取則天象事歷百王身
乖全品任事宮掖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僻俯
仰當寵擅權斯則伊戾豎刁因而禍兩國石顯
張讓所以翦二京也豈非形質既虧生命易忽
譬之胥靡不懼登高此亦苟且之事由變不已
也王者殷鑒宜改往轍而後庭婉孌遊宴之地
椒壺留連終見任使巧佞由之而自達權幸俄
然而復歸斯蓋其由來遠矣非一朝一世也魏
氏則宗愛殺帝害王劉騰廢后戮相其間竊官
爵盜財賄乘勢使氣爲朝野之患者何可勝舉
今謹錄其尤顯焉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罪爲閹人歷碎職至中
常侍正平元年正月世祖大會於江上班賞羣

臣以愛爲秦郡公恭宗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恭宗每銜之給事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爲權勢世祖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爲懼道盛等案其事遂構告其罪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世祖震怒恭宗遂以憂薨是後世祖追悼恭宗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世祖暴崩愛所爲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祕不發喪延疋二人議以高宗沖幼欲立長子徽秦王翰罷之祕室提以高宗有世嫡之書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未決愛知其謀始愛負罪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於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爲父司馬大將軍大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事攝戎禁坐召公卿

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羣情咸以爲愛必有趙高閻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事在余傳高宗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仇洛齊中山人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款始出馮翊重泉款石虎未徙鄴南枋頭仕慕容暐爲烏丸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慕容垂遷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嵩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盆洛齊生而非男嵩養爲子因爲之姓仇初嵩長女有姿色充冉閔宮闈閔破入慕容儁又轉賜盧豚生子魯元有寵於世祖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世祖世祖爲訪其舅是時東方罕有仕者廣盆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爲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魯元候知將至結從者百餘騎迎于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于世祖世祖問其才用所宜將授之以官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爲閹人唯合與陛下守宮

闇耳而不言其養子世祖矜焉賜以奴馬引見
尋拜武衛將軍俄而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黃
門侍郎魏初禁網疏闊民戶隱匿漏脫者多東
州既平綾羅戶民樂葵因是請採漏戶供爲綸
綿自後逃戶占爲細繭羅縠者非一於是雜營
戶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民多私附
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
從平涼州以功超遷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寧
南將軍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平遠將軍冀州刺
史爲內都大官興安二年卒謚曰康
養子儼襲柔和敦敏有長者風太和中爲虎牢
鎮將初洛齊貴盛之後廣盆坐他事誅世祖以
其非仇氏子不與焉還取侯家近屬以儼爲子
後欲還本而廣有女孫配南安王楨生章武王
彬節中山王英弟也仇妃聞而請儼曰由我仇
家富貴至此奈何一旦孤背恩養也禎時在內
都主司品臣儼隸於楨畏憚之遂不敢九年
卒謚曰靜

子振襲稍遷至中堅將軍長水校尉廣益並
善營産業家于中山號爲巨富子孫仕進至
州主簿
騰曾孫儁位至龍驤將軍騎將軍鑾平男
段霸鷹門原平人父乾莫慕容垂廣武令太祖初
遣騎略地至鷹門霸年幼見執因被宮刑乾等
率鄉部歸化雲中霸少以謹敏見知稍遷至中
常侍中護軍將軍殿中尚書領壽安少府賜爵
武陵公出爲安東將軍定州刺史世祖親考內

外大明黜陟前定州治中張渾屯告霸前在定
州濁貪穢便道致財歸之鄉里召霸定對
霸不首引世祖以霸近臣而不盡實由此益怒
欲斬之恭宗進請遂免霸爲庶人
霸從弟榮雍州別駕兄弟諸從遂世居廣武城
修飾有士風
王琚高平人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
史琚以泰常中被刑入宮禁小心守節久乃見
敘用稍遷爲禮部尚書賜爵廣平公加寧南將

軍高祖以琚歷奉先朝志在公正授散騎常侍後爲侍中征南將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徵還進爲征南將軍進爵高平王侍中如故遣還冀州高祖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存問周至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服雜物不可稱計後降爵爲公扶老白平城從遷洛邑高祖以其朝舊遣左右勞問之琚附表自陳初至家多乏蒙賜帛二百疋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太和二十年冬卒時年九十贈征南將軍冀州刺史謚曰靖

養子寄生未襲而亡

子蓋海襲祖琚爵初琚年七十餘賜得世祖時宮人郭氏本鍾離人明嚴有母德內外婦孫百口奉之肅若嚴君家內以治蓋海官至青州樂陵太守

趙黑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戶自云其先河內溫人也五世祖術晉末爲平遠將軍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彌縣海生而涼州平沒入爲閹

人因改名為黒有容貌恭謹小心出祖使進御膳出入承奉初無過行遷侍御典監藏拜安遠將軍賜爵睢陽侯轉選部尚書能自謹厲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內公顯祖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羣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者唯源賀等詞義正直不肯奉詔顯祖怒變色復詰黒黒曰臣愚無識信情率意伏惟陛下春秋始富方中天下說其成盛明萬物懷其光景元元之心願終萬歲若聖性淵遠欲頤神味道者臣黒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顯祖默然良久遂傳祚于高祖黒得幸兩宮祿賜優厚是時尚書李訢亦有寵於顯祖與黒對綰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為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為荊州選部監異公孫瀍遠為幽州皆曰有能也實有私焉黒疾其虧亂選體遂爭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賜祿國之常典與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動能俱立不過列郡今訢皆用為方州臣實為惑願祖疑之曰公孫瀍且

止蘧最爲訢厚於是黑與訢遂爲深隙訢竟列
黑爲監藏時多所截沒先是法禁寬緩百司所
典與官並食故多所損折遂黜爲門士黑自以
爲訢所陷歎恨終日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
還入爲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復兼
選部如昔黑告訢專恣訢遂出爲徐州及其將
獲罪也黑構成以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志在於
職事出爲假節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
史進爵爲王克己清儉憂濟公私時有人欲行
私賂黑曰高官祿厚足以自給賣公營私本非
情願終無所納高祖文明太后幸中山聞之賜
帛五百匹穀一千五百石轉冀州刺史太和六
年秋薨於官詔賜絹四百五十匹穀一千斛車
牛二十乘致柩至都追贈司空公謚曰康黑養
族弟趙奴第四子熾爲後
熾字貴樂初爲中散襲黑爵後降爲公官至
揚州安南府長史加平遠將軍元嵩之死壽春
也熾處分安輯微有聲稱神龜中卒贈光州刺

史黑爲定州與熾納鉅鹿魏幹女有二子
長子揆字景則襲父侯爵官至樂陵太守卒贈
左將軍滄州刺史
揆弟儁之字仲彥輕薄無行爲給事中轉謁者
僕射爲劉騰養息猶以閹官餘資賂遺權門
頻歷顯官而卒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父瓚姚泓安定護軍
爲赫連屈丐所侵人懷危懼亡奔者相屬瓚獨
率衆拒守見殺小沒入宮刑會魏平統萬遂徙
平城內侍東宮以聰識有智略稱未幾轉西臺
中散每從征伐屢有戰功多獲賞賜世祖幸瓜
步慮有北寇之虞乃加小左衛將軍賜爵泥陽
子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遷給事中綰太僕曹
乃請父瓚贈謚求更改葬詔贈振威將軍秦州
刺史石安縣子謚曰戴轉小領駕部課理有方
畜牧蕃息出爲冠軍將軍并州刺史進爵中都
侯州內四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
刺史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

能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馳鞭撻視如仇
讎小之爲并州以郭祚爲主簿重祚門才兼任
之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家世寒微父孟舒劉
裕西征假洛陽令及宗之貴幸高宗贈孟舒平
南將軍洛州刺史鞏縣侯謚曰貞初緱氏宗文
邕聚黨於伊闕謀反逼憎孟舒等文邕敗孟舒
走免宗之被執入京充腐刑以忠厚謹慎擢爲
侍御中散賜爵鞏縣侯遂[illegible]常侍儀
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秘書進爵彭城公出爲
散騎常侍寧西將軍東雍州刺史以在官有稱
入爲內都大官出除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冀州
刺史又例降爲侯太和二十年卒年六十九贈
建節將軍懷州刺史謚曰敬
宗之兄鸞旗中書侍郎東宮中庶子兼宿衛給
事加寧遠將軍賜爵洛陽男轉殿中給事出爲
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爲侯復爲
殿中給事中常侍卒贈洛州刺史謚曰靖始宗

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劉義隆儀同三司思
話弟思度女也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太和中初
制六宮服章蕭被命在內預見訪採數蒙賜賚
蕭兄子超業後名彥幼隨姑入國娶李洪之女
賴其給贍以自濟歷位太尉長史武衛將軍齊
州刺史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彥
時來往蕭寶夤致敬稱名呼之爲尊彥於河陰
遇害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子百年西河太守宗之養兄子龍襲紹爵

龍襲字子業高祖初除主文中散稍遷員外郎京
兆王大農久之除義陽太守爲司空劉騰諮議
參軍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太昌初卒
年七十七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子顥邵郡太守卒贈荊州刺史
顥弟璟中散大夫
璟弟瑋武定中豫州征西府長史諸中官皆世
衰唯趙黑及宗之後家僮數百通於士流
劇鵬高陽人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

充宦官性通率不以閹閹爲恥文明太后時亦見眷遇爲給事中高祖遷洛常爲宮官事幽后后之惑薩菩薩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而卒兄買奴亦爲宦者歷位幽州刺史才志遠不及鵬是時有季豐之徒數人皆被眷寵出入禁闈並致名位積貲巨万第宅華壯文明太后崩後乃漸衰矣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父成扶風太守世祖末坐事誅祐充腐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賜爵黎陽男稍遷散騎常侍都綰內藏曹時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祐以左右供承合旨寵幸冠諸閹官特遷爲尚書加安南將軍進爵龍東公仍綰內藏曹未幾監都曹加侍中與王叡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爲造甲宅宅成高祖太后親率文武往燕會焉拜散騎常侍鎮南將軍尚書左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于太華庭備威儀於宮城之南觀者以爲榮高祖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

曾有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內
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以不死太和十年
薨時年四十九高祖親臨之詔鴻臚典護喪事
賜帛千匹贈征南大將軍司空公謚曰恭葬日
車駕親送出郊
祐養子顯明後名慶少歷內職有姿皃江陽王
繼以女妻之襲爵降為隴東公又降為侯遷洛
廢暫二十餘年虛爵而已熙平初為員外常侍
兼衛尉少卿以元又姊壻故越次而授焉神龜
二年冬靈太后為肅宗采名家女慶女入充世
婦未幾為嬪即又甥也正光三年正少卿尋出
為將軍高平鎮將卒
子迥洛襲
祖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居於直谷自言其先
姓杞漢靈帝時杞匡為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
由是易氏即家焉無得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
乾王反叛家染其逆及乾王敗父賭生逃逸得
免嶷獨與母沒內京都遂為宦人小心慎密恭

以奉上沉跡冗散經十九年後以忠謹被擢累
迁爲中常侍安西將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
定公自揔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
高祖文明太后嘉之以爲殿中侍御尚書領中
曹如故以統宿衛俄加散騎常侍高祖太后每
出遊幸嶷多驂乘入則後宮導引太后既寵之
乃徵其父睹生拜太中大夫賞賜衣馬睹生將
退見於皇信堂高祖執手謂之曰老人歸途幾
日可達好慎行路太和十二年遷都曹加侍中

祭酒尚書領中曹侍御後降爵爲侯睹生卒贈
秦州刺史謚曰靖賜黃金八十斤繒綵及絹八
百匹以供喪用并別使勞慰加嶷大長秋御嶷
老疾請乞外祿乃以爲鎮西將軍涇州刺史特
加右光祿大夫將之州高祖餞於西郊樂陽殿
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被詔赴洛以刺史從
駕南征常參侍左右以嶷耆舊每見勞問數追
稱嶷之正直命乘馬出入行禁之閒與司徒馮
誕同例軍回還州自以故老前宦爲政多守往

法不能遵用新制侮慢舊族間〻使豐天性酷
薄雖弟姪甥壻略無存潤後數年卒於州先以
從弟老壽爲後又養太師馮熙子次興嶷死後
二人爭立嶷妻張氏致訟經年得以熙子爲後
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興還於本族給奴
婢三十口嶷前後賜賞奴婢牛馬蓋數百千他
物稱是
老壽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風聞
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

蕩非軌易室而姦臊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
路即攝鞫問皆與風聞無差犯禮傷化老壽等
即主謹案石榮籍貫兵伍地隔宦流處世無入
朝之期在生絕冠冕之望遭時之運逢非次之
擢以犬馬延慈簪履恩念自微至貴位階方岳
不能懷恩感德上酬天施迺咎彰遐邇嚮穢京
墟老壽種類無聞氏姓莫紀丐乞刑餘之家覆
養閹人之室蒙國殊澤預班爵序正宜治家假
內疑教誡閨庭方恣其淫姦換妻易妾榮前在

洛州遠迎老壽妻常氏兵人千里疲於道路老
壽同敝笥之在梁若其原疑之無別男女三人
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鳥獸之不若請以見事
免官付廷尉理罪鴻臚削爵詔可老壽妻常氏
万敵弟女也老壽死後收紀家業稍復其舊奴
婢尚六七百人三女並嬪貴室為老壽祖父皆
造碑銘自洛就鄉而建之西方云直谷出二貴
人

石榮者從主書稍進為燕王被劾後遂便廢頓
子長宣武定中南兗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
光不蒙俱為羌中彊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氏
鉗耳世宗時復改為王焉自晉世已來恒為渠
長父守貴為郡功曹卒遇既貴追贈安西將軍
秦州刺史澄城公遇坐事腐刑為中散遷內行
令中曹給事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右將軍賜爵
富平子遷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進爵宕昌公拜
尚書轉吏部尚書仍常侍例降為侯出為安西

將軍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幽后之前廢也遇
頗言其過及後進幸高祖對李沖等申后無咎
而稱遇謗議之罪沖言果爾遇合死也高祖曰
遇舊人未忍盡之當止黜廢耳遂遣御史馳馹
免遇官奪其爵收衣冠以民還私第世宗初兼
將作大匠未幾拜光祿大夫復奪爵廢后馮氏
之爲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常更奉接往
來祇謁不替舊敬衣食雜物每有薦奉后皆受
而不讓又至其館遇夫妻迎送謁伏侍立執臣
妾之禮遇性巧彊於部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
居宇文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脩
廣文昭太后墓園太極殿及東西兩堂內外諸
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倦跨鞍
驅馳與少壯者均其勞逸又長於人事留意酒
食之間每逢寮舊具設餚果觴膳精豐然競於
榮利趨求勢門趙脩之寵也遇往還宗承受勑
爲之監作第宅增於本旨笞擊作人莫不嗟怒
卒于官初遇之疾也太傅北海王與太妃俱往

臨問視其危惙爲之江下其善奉諸貴致相悲
悼如此贈使持節鎮西將軍雍州刺史侯如故
始遇與袍嶷並爲文明太后所寵前後賜以奴
婢數百人馬牛羊他物稱是二人俱號富室
遇養弟子厲本郡太守稍遷至右軍將軍襲爵
宕昌侯產業有過于遇時
符承祖略陽氐人也因事爲閹人爲文明太后
所寵自御廐令遷中部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
將軍賜爵略陽侯兼典選部事中部如故轉吏
部尚書仍領中部高祖爲造甲第數臨幸之進
爵略陽公安南將軍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
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
贓應死高祖原之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
佞濁子月餘遂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蠶室
頗解書學爲中曹吏內典監稍遷祕書中散加
寧朔將軍賜爵永昌子領監御遷爲侍御給事
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復特加前將軍進爵魏

昌侯轉選部尚書加員外散騎常侍出爲鎮遠
將軍瀛州刺史質在州十年風化粗行察姦糺
慝究其情狀民庶畏服之而刑政刻峻多所笞
戮殘忍爲威酷高祖頗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
故馮同徒亡廢馮后陸叡穆泰等事皆賜質以
百善手筆莫不委至同之戚貴質皆寶掌以爲
榮又爲大長秋卿未幾而卒
李隱字次壽高陽易人也高宗初因事爲閹人
文明太后[illegible]朝稍遷至中給事中賜爵魏昌伯

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而亦
見任用高祖遷洛轉被委授爲太僕卿檢課牧
產多有滋息世宗初出爲安東將軍瀛州刺史
本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万值京
兆王愉反於冀州堅勒衆征愉爲愉所破代還
遇風疾拜光祿大夫數年卒贈撫軍將軍相州
刺史賵帛五百匹以弟子曇景爲後襲爵魏
昌伯爲羽林監其後
秦松不知其所由太和末爲中尹遷長秋卿賜

爵高都子有罪免世宗復其爵起爲光祿大夫
領中常侍遷平北將軍領長秋卿出爲散騎常
侍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卒贈大將軍肆州刺史
謚曰定
白整者亦因事腐刑少掌宮掖碎職以恭敏著
稱稍遷至中常侍太和末爲長秋卿賜爵雲陽
男世宗封其妻王氏爲[illegible]縣君卒贈平北將
軍并州刺史
劉騰字青龍本平原城民徒屬南兗州之譙郡
幼時坐事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高祖之在
懸瓠騰使詣行所高祖問其事騰具言幽後
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由是進冗從僕射
仍中黃門後與茹皓使徐兗采召民女及還遷
中給事稍遷中尹中常侍特加龍驤將軍後爲
大長秋卿金紫光祿大夫太府卿肅宗踐極之
始以騰預在宮衛封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是年
靈太后臨朝以與于忠保護之勳除崇訓太僕
加中侍中改封長樂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

戶拜其妻時爲鉅鹿郡君每引入內受賞賚亞於諸主外戚所養二子爲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靈太后慮或不救遷衛將軍儀同三司餘官仍舊後疾瘳騰之拜命肅宗當爲臨軒會其日大風寒甚而罷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充宮役手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已姦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託內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皆主脩營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爲郡帶戎人資乖越清河王懌抑而不與騰以爲恨遂與頴軍元叉害懌廢靈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鑰肅宗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又使中常侍賈粲假言侍肅宗書密令防察叉以騰爲司空公表裏擅權共相樹置叉爲外禦騰爲內防迭直禁闥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叉騰之手入坐九卿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方赴省

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剥削六鎮交通玄市歲入利息以巨万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隣居廣開室宇天下咸患苦之正光四年三月薨于位年六十賵帛七百匹錢四十万蠟二百斤鴻臚少卿護喪事中官爲義息衰絰者四十餘人騰之初治宅也奉車都尉周特爲之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特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廳事甫成陳屍其下追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騰之葬日閹官爲義服杖絰衰縞者以百數朝貴皆從軒蓋塡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亡之盛莫及焉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散露骸骨沒入財產後騰所養一子叛入蕭衍太后大怒因徙騰餘養於北裔尋遣密使追殺之於汲郡

賈粲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世宗末漸被知識得充內侍自崇訓丞爲

長兼中給事中中嘗藥典御轉長兼中常遷光
祿少卿光祿大夫靈太后之廢粲與元叉劉騰
等伺帝動靜右衛奚康生之謀殺叉也靈太后
肅宗同升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
生既被囚執粲給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
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便扶肅宗於東
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於宣光殿粲既叉黨威
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
後遂移家屬焉時武威太守韋景承粲意以其
兄緒爲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幾又以緒爲西
平太守比景代下已轉武威太守靈太后反政
欲誅粲以叉騰黨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止出
粲爲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衛將軍力宣馳馹殺
之資則沒於縣官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高宗時坐宗人劫
賊被誅範宮刑爲王琚所養恩若父子往來出
入其家範爲中謁者轉黃門中謁者僕射中給
事中射聲校尉加寧遠將軍爲中尹世宗崩高

陽王雍揔政出爲白水太守加龍驤將軍靈太
后臨朝徵爲常侍崇訓太僕卿領中常藥典御
賜爵華陰子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中官
侍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爲
難所司非要故得早遂其請父子納貨勞役兵
民爲御史所糺子遂逃竄範事得散赴京師遂
廢於家後靈太后念範勤舊乃以範爲中侍中
安南將軍尋進鎮南將軍崇訓太僕華州大中
正卒贈征西將軍秦州刺史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少以罪刑入事宮掖
以謹厚稱除中謁者僕射高祖意有所欲軌瞻
候容色時有奏發輒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
食于時高祖不豫常居禁中晝夜無懈車駕還
賜帛百匹景明中嘗食典御丞僕射如故轉中
給事中步兵校尉勑侍東宮延昌末遷中常侍
中嘗食典御光祿大夫賜始平伯統京染都將
轉崇訓太僕少卿遭母憂詔遣主書常顯景弔
慰又起爲本官進安東將軍崇訓衛尉卿久之

超遷中侍中撫軍將軍典御崇訓如故尋除中軍將軍燕州大中正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戶肅宗所幸潘嬪以軌爲假父頗爲中官之所敬憚建義初軌迎於河陰詔令安慰宮内進爵爲侯增戶三百幷前六百戶遷衛將軍其年八月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孝惠

養弟子仲慶襲歷位鎮軍將軍光禄大夫卒子胤龍襲齊受禪例降

王温字桃湯趙郡欒城人父冀高邑令坐事被誅温與兄繼叔俱充官者高祖以其謹慎補中謁者小黄門轉中黄門鈎盾令稍遷中嘗食典御中給事中給事東宮加左中郎將世宗之崩羣官迎肅宗於東宮温於郎中起肅宗與保母扶抱肅宗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既居冢宰慮中人朋黨出爲鉅鹿太守加龍驤將軍靈太后臨朝徵還爲中常侍光禄大夫賜爵欒城伯安東將軍領崇訓太僕少卿特除使持節散騎常侍

撫軍將軍瀛州刺史還除中侍中進號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光祿勳卿侍中如故孝昌二年封欒城縣開國侯邑六百戶溫後自陳本陽平武陽人於是改封武陽縣開國侯邑如故建義初於河陰遇害年六十六永安初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養子囧哲襲齊受禪例降

孟鸞字龍兒不知何許人坐事充閹人文明太后時王遇有寵鸞以謹敏爲遇左右往來方山營諸寺舍由是漸見眷識靈太后臨朝爲左中郎將中給事中素被病面常黯黑於九龍殿下暴疾半身不攝扶載歸家其夜亡鸞初出靈太后聞之曰鸞必不濟我爲之憂及奏其死爲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遂賜帛三百匹黃十匹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爲設二百僧齋賜助施五十匹同類榮焉

平季字稚穆燕國薊人祖濟武威太守父雅州

季才與沙門法秀謀反伏誅季坐腐刑入事宮
掖久之除小黃門以忤旨出為潞縣令不拜仍
除奉朝請靈太后反政授寧朔將軍長水校尉
領黃門令轉前軍將軍中給事中時四方多事
太后每令季出使於外後慰勞西軍還至潼關
華州羌人舜明等據嶮作逆都督姜道明不能
進討會舜明遣十餘人詐降入道明軍關遂散
出為新興太守肅宗崩與尒朱榮等議立莊帝
莊帝即位起拜平北將軍肆州刺史尋除撫軍
將軍中侍中以參謀之勳封元城縣開國侯食
邑七百戶仍加金紫光祿大夫幽州大中正尋
攝燕安平營中正前廢帝以為軍騎將軍右光
祿大夫中侍中如故永熙中加驃騎將軍季還
疾詔遣使存問三年九月卒天平初贈使持節
都督幽燕安平四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幽州刺
史中侍中將軍侯如故初季以兄
叔良為龍驤季爵卒
子世胄襲齊受禪例降

封津字醜漢勃海蓨人也祖羽眞君中爲薄骨律鎮副將以貪汙賜死父令德娶党寶女寶伏誅令德以連坐從法津受刑給事宮掖積官久之除中謁者僕射遷奉車都尉肅宗初冀州大乘賊起詔津慰勞津世不居桑梓故不爲州鄉所歸靈太后令津侍肅宗書遷常山太守孝昌初除中侍中加征虜將軍仍除崇訓太僕領宮室都將冀州大中正超拜金紫光祿大夫二年封東光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鎮南將軍兼中關右慰勞大傳出爲散騎常侍征東將軍濟州刺史永安初中侍中衛將軍尋轉大長秋左光祿大夫太昌初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津少長宮闈給事左右善候時情號爲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本將軍懷州刺史元象初復爲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夏薨年六十二贈都督冀瀛幽安四州諸軍事本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謚曰孝惠

養兄子長業襲爵齊受禪例降

津兄憑字元寄當時逃竄後會赦免太和中奉
朝請冀州趙郡王幹田曹參軍定州彭城王勰水
曹參軍給事中越騎校尉以討大乘功除左
中郎將遷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孝昌中歷恒農
武邑二郡太守尋除征虜將軍光州刺史還爲
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轉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
夫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初津被敕營出帝父
廣平王陵永熙中以營陵功封津城陽縣開國
子邑三百戶津自有封乃啓轉於憑後除衛
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興和三年夏卒年六十七憑
無他才伎始終資歷皆由於津津卒之後憑亦
無贈
子靈素龔齊受禪例降
津從兄荅光祿大夫
子宗顯司徒掾
劉思逸平原人父直武邑太守與元愉反於信
都伏誅思逸少充腐刑初爲中小史轉寺人久
之除小黃門拜奉朝請坐事免後除東莞太

守思逸雖身在閹寺而性頗豪率輕薄無行好
結朋遊又除左將軍大長秋卿遷中侍中平東將
軍武定中與元瑾等謀反伏誅又有張景嵩
毛暢者咸以閹寺在肅宗左右而並黠了甚
見知遇俱爲小黃門每承間陳元乂之惡於
肅宗元乂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
政未即戮又時內外喧喧云又還入知政事
暢等恐禍及已乃啓肅宗欲詔右衛將軍楊
津密往殺乂詔書已成未及出又妻知之告太
后云景嵩暢與清河王息邵欲廢太后太后信
之責暢暢出詔書草以呈太后太后讀之知無
廢已狀意爲小解然又妻構之不已遂致疑
惑未幾出暢爲頓丘太守後復出景嵩爲魯
郡太守乃密令御史掩暢暢走免尋捕殺之景
嵩因入都太后數其與暢同計之事大致嫌責
後爲陽城滎陽二郡太守孝靜時位至中侍
中坐事死
史臣曰 闕

列傳閹官第八十二

匈奴劉聰　羯胡石勒　鐵弗劉虎　徒何慕容廆　略陽氐呂光　羌姚萇

夫帝皇者配德兩儀家有四海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者也三代以往守在海外秦吞列國漢并天下逮桓靈失政九州瓦裂曹武削平寇難魏文奄有中原於是偽孫假命於江吳僭劉

盜名於岷蜀何則戎方椎髻之帥夷俗斷髮之
魁世崇凶德罕聞王道扇以跋扈忻從放命加
以中州避地華士違讎思託號令之聲念邀風
塵之際因虞候隙仍相君長偷名竊位脅息一
隅至乃旨言井絡假上帝之祉妄說黃旗云人
君之氣論土不出江漢語地僅接褒斜而謂握
皇符秉帝籍三分鼎立比蹤王者溺人必笑其
在茲乎若是鱉靈可擬於周王夫差容比於漢
祖尉他定黃屋之尊子陽成綰璽之貴豈其然
哉及鍾會一將之威士治偏師之勢而使騾車
西至侯蓋北首天人弗許斷可知焉晉年不永
時逢喪亂異類羣飛姦凶角逐內難興於戚屬
外禍結於藩維劉淵一唱石勒繼響二帝沈淪
兩都傾覆徒何仍釁氐羌襲梗夷楚喧聒於江
淮胡虜叛換於瓜涼兼有張赫山河之間顧恃
遼海之曲各言應曆數人謂遷圖鼎或更相吞
噬迭為驅除或狼戾未馴俟我斧鉞太祖奮風
霜於參合鼓雷電於中山黃河以北靡然歸順

矣世祖叡略潛舉靈武獨斷以夫僭偽未夷九域尚阻慨然有混一之志既而戎車歲駕神兵四出全國克敵伐罪弔民遂使專制令擅威福者西自流沙東極滄海莫不授館於東門懸首於北闕矣唯夫窮髮遺虜未拔根株徼垂殘狡尚餘栽蘖而北踰翰漠折其肩髀南極江湖抽其腸胃雖骸骨僅存脂膏咸盡視息纔舉魂魄久遊高祖聖敬時乘遷居改作日轉雲移風行電掃辮髮之渠非逃則附卉服之長琛賫繼入猶以侍子不至取亂乘機五牛一指六師騁路馘其武臣驍帥傾其湯池石城向使時無穀塘之禍民無鼎湖之思北可焚穹廬收服匿削引弓之左衽苑龍荒以牧馬南則罩鼉黿暴鯨鯢變水處之文身化鳥言於人俗矣尋以壽春內款華陽稽服蕞彼江陰憂於繫頸肅宗以沖年踐祚俄則母后當陽務崇寬政取和朝野置荒遐於度外譬蠻夷於雞肋而黠狄淪胥種落離貳虜帥飄然窮而歸我矜其眼目愍厥顛亡

反之於故庭復之以保塞魏道將虧禍出權辛事僻於中民驚於外疆場崩騰藩籬傾駭陰朔委命之倫雲蒸霧合上失其道下極其難政亂如風草師亡猶彈丸十數年閒中區殄悴而江湄巨狡窺覦上國虵虺肆毒竊我邊鄙氈裘相率馬首南向白山灅水狐鼠羣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援墜扶危齊武電發屈身宰世大濟橫流和戎略遠用謀急病輶軒四指喻以德音尒乃舟車接次駝驢銜尾烽柝不警尉候空設而水鄉大猾好利志信納我逋叛共爲舉斧遂有寒山之戰渦陽闕二字糺合傖楚覆其巢穴衍以餧卒綱實鴆死獯虜那瓌尋亦殲殪自二百許年僭盜多矣天道人事卒有歸焉猶衆星環於斗極百川之赴溟海今揔其僭僞列於國籍俾後之好事知僭盜之終始焉

匈奴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冒頓之後也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故其子孫以母姓爲氏祖豹爲左賢王及魏分匈奴之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

帥豹雖分屬五部然皆家于晉陽汾澗之濱父
淵形容偉壯膂力過人晉初爲任子在洛陽豹
卒淵代之後改帥爲都尉以淵爲北部都尉楊
駿輔政以淵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
鄉侯後坐部民叛出塞免官永寧初成都王穎
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及齊王冏長沙
王乂與穎等自相誅滅北部都督劉宣等竊議
反叛謀推淵爲大單于時淵在鄴乃使呼延攸
以此謀告之淵請歸會葬穎不許穎爲皇太弟
以淵爲太弟屯騎校尉晉惠帝之伐穎也以淵
爲輔國將軍都督北城守事及惠帝敗以淵爲
冠軍將軍封盧奴伯既而并州刺史司馬騰幽
州刺史王浚起兵伐穎穎師戰敗淵謂穎曰今
二鎮跋扈衆踰十万恐非宿衛及近郡士民所
能禦之淵當爲殿下還說五部鳩合義衆以赴
國難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
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便五
万都於離石淵謂宣等曰帝王豈有常哉當上

爲漢高下爲魏武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
世長恩德結於民心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
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今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
懷民望乃遷於左國城自稱漢王置百官年號
元熙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攻擊郡縣桓帝十
一年晉并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桓帝親率方
騎救騰斬淵將綦毋豚淵南走蒲子語在序紀
晉虎熙元年淵進據河東剋平陽蒲坂遂都平
陽晉永嘉二年淵稱帝年號永鳳後汾水中得
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之璽也得者因增
淵海光三字而獻之淵以爲巳瑞號年爲河瑞
以聰爲大司馬大單于録尚書事置單于臺於
平陽西淵死子和僭立聰即和第四弟也殺和
而自立聰猨臂善射彎弓三百斤晉新興太守
郭頤辟爲主簿任以郡事舉良將爲驍騎別部
司馬齊王冏以爲國中尉出爲左部司馬尋遷
右部尉太宰河間王顒表爲赤沙中郎將以淵
在鄴懼爲成都王穎所害亡奔穎穎甚悅拜右

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隨還左國淵稱大號拜大司馬封楚王及僭位年號光興聰遣王彌劉曜攻陷洛陽執晉懷帝改年爲嘉平聰於是憍奢淫暴殺戮無已誅翦公卿旬日相繼納其太保劉殷二女爲左右貴嬪又納殷孫女四人爲貴人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其都水使者襄陵王攄以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以營作遲晚並斬於東市聰遊獵無度晨出暮歸觀魚於汾以燭繼晝其弟乂及子粲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也先是劉琨來告難穆帝親率大衆令長子六脩擊粲等大破之語在序紀聰與羣臣飲讌逼晉帝行酒晉光祿大夫庾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於是害晉帝誅珉等改嘉平爲建元平陽地震聰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長三十步廣二十

七步臭達於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
惡之劉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
須之見在隕肉之旁聰遣劉曜攻陷長安執晉
愍帝改建元爲麟嘉其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
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受朝賀立市於後庭與宮
人讌戲積日不醒立上皇后樊氏樊氏是聰張
后之侍婢也時稱后者四人佩皇后璽綬者七
人阿諛曰進貨賄公行後宮賞賜動至千万有
豕著進賢冠大冠武弁帶綬並昇聰座俄而鬬
死宿衛之人無見入者平文二年聰死
子粲襲位號年漢昌粲荒耽酒色遊蕩後庭重
國之事決其大將軍靳準準勒兵誅粲劉氏男
女無少長皆殺之準自號漢王置百官尋爲靳
明所殺衆降淵族子曜
曜字永明少孤見養於淵頗知書計志性不恒
拳勇有膂力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坐事當誅亡
匿朝鮮客爲縣卒會赦得還聰之末年位至相
國鎮長安靳準之誅粲也曜來赴之次於赤壁

遂僭尊號改年光初靳明既降於曜曜還都長安自稱大趙曜西通張駿南服仇池窮兵極武無復寧歲又發六百万功營其父及妻二塚下洞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爲基周回二里發掘古塚以千百數迫督役徒繼以脂燭百姓嗥哭盈於道路又更增九十尺冢前石人有聲言慎封其子胤爲南陽王以漢陽十三郡爲國立單于臺於渭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雜種爲之曜得黑兔改年爲太和石虎伐曜曜擊破之遂攻石生於洛陽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斬之石勒進據石門曜甫知之解金墉之圍陳于洛西將與勒戰至西隅明麾軍就平師遂大潰曜墜于冰爲石勒將石堪所擒勒囚之襄國尋殺之烈帝元年曜子毗率百官棄長安西走秦州尋爲石勒所滅

羯胡石勒字世龍小字匐勒其先匈奴別部分散居於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祖邪奕于父周曷朱一字乞翼加並爲部落小帥周曷朱性

凶麤不爲羣胡所附勒壯健有膽略好騎射周
曷朱每使代已督攝部胡部胡受信之并州刺
史司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兩胡一枷
勒亦在中至平原賣與師氏爲奴師家隣於馬
牧勒與牧帥汲桑往來相託遂招集王陽夔安
支雄冀保吳豫劉膺姚豹逯明郭敖劉微劉寶
張曀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
等東如赤龍騄驥諸苑乘苑馬還掠繒寶以賂
汲桑成都王穎之廢也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
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率
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於是桑始命勒以
石爲姓以勒爲名藩拜爲前隊督藩戰敗身死
勒與汲桑亡潛苑中穎之將始何北也汲桑以
勒爲伏夜牙門率牧人劫掠郡縣擊囚合軍以
應之屯于平石桑自號大將軍進軍攻鄴以勒
爲前鋒都尉攻鄴剋之尋爲晉將苟晞所敗勒
往從劉淵拜爲輔漢將軍平晉王劉聰立以勒
爲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劉粲攻洛陽

勒留長史刀膺統步卒九万徙輜重于重門率
輕騎二万會粲於太陽大敗晉監軍裴邈于澠
池遂至洛川勒出成皐圍晉陳留太守王讚於
倉垣爲讚所敗屯文石津將北攻晉幽州刺史
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万餘騎敗劉
聰安北大將軍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
軍向柏門迎重門輜重合于石門而濟南攻晉
豫州刺史馮嵩于陳郡不剋進攻襄城太守崔
廣於繁昌斬之先是雍州流民王如侯脫嚴嶷
等起兵江淮間受劉淵官位聞勒之來也懼遣
衆一万拒於襄城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
陽屯于宛之北山王如遣使通好勒進攻宛剋
之斬侯脫降嚴嶷盡并其衆南至襄陽攻剋江
西三十餘壘有據江漢之志勒右長史張賓以
爲不可引軍而北晉太傅東海王越率洛陽之
衆二十餘万討勒越薨於軍軍人推太尉王衍
爲主率衆而東勒追擊破之於苦縣勒分騎圍
而射之相登如山殺王衍及晉襄陽王範等十

餘万人越世子毗聞越薨出自洛陽從者傾城
勒逆毗於洧倉破之執毗及晉宗室二十六王
并諸卿士皆殺之與王彌劉曜攻陷洛陽歸功
彌曜遂出轘轅執晉大將軍苟晞於蒙城以爲
左司馬劉聰授勒鎮軍大將軍幽州牧領并州
刺史用張賓之計自汝南葛陂北都襄國襲幽
州擒王浚殺之劉聰加勒陝東伯得專征伐封
拜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及劉粲爲蘄
準所殺勒率衆赴平陽曜稱尊號授勒大司馬
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進爲趙
公勒至平陽蘄明出與勒戰勒大破之遣兼左
長史王修主簿劉茂獻捷於曜明率平陽之衆
奔曜曜西如粟邑勒焚平陽宮室置戍而歸徙
渾儀樂器於襄國曜遣使授勒太宰領大將軍
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
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魏武輔漢故事
王脩舍人曹平樂留仕曜朝言於曜曰大司馬
遣脩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彊弱曜實殘弊懼脩

宣之大怒追還策命而斬王脩劉茂逃歸言脩死狀勒大怒誅曹平樂父兄夷其三族又知追停太宰趙王之授怒曰帝王之起復何常也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爾所節乎勒乃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趙王以二十四郡爲趙國號爲趙王元年平文三年也勒遣使求和請爲兄弟斬其使以絕之自是朝會常僭天子禮樂以饗羣臣烈帝元年勒又遣使求和帝許之二年勒僭稱皇帝置百官年號建平雖都襄國又營鄴宮作者數十万兼以晝夜五年勒死子大雅僭立

大雅名犯顯祖廟諱大雅立號年延熙石虎廢大雅爲海陽王而僭立尋殺之

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祖曰邕邪父曰寇夏寇勒母王氏及虎於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遊獵無度能左右射好以彈彈人軍中甚患之勒

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宜自除也王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爲復小忍勿却之至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弓馬迅捷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而酷害過差軍中有壯健與己齊者因獵戲謔輒殺之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尠有遺類御衆嚴整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信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劉聰以虎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又封繁陽侯食邑三十戶勒爲趙王以虎爲車騎將軍加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勒稱尊號爲太尉守尚書令封中山王食邑万戶勒死虎擅誅右光祿大夫程遐中書令徐光遣子邃率兵入大雅宮直衛文武皆本散大雅大懼自陳弱劣讓位于虎虎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義何足豫論遂逼立之虎自爲丞相魏王虎以勒文武舊臣皆補丞相閑任其府寮舊昵悉居臺省禁要改勒太子宮曰崇訓宮徙勒妻劉氏已下居之簡其美淑及車

馬服御皆歸虎第劉氏謂其彭城王石堪曰丞相便相凌蹈恐國祚之滅不復久矣眞可謂養虎自殘者也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以斥外衆旅不復由人宮殿之中亡所厝計臣請出奔兗州據廩丘扶南陽王恢爲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惡逆蔑不濟也劉氏然之既而堪計不果虎炙而殺之又殺劉氏石生先鎮長安石朗鎮洛陽並起兵討虎爲虎所滅虎遂自立爲大趙王號年建武自襄國徙居於鄴乃殺天雅及其母程氏并大雅諸弟初虎衣袞冕將祀南郊照鏡無首大恐怖不敢稱皇帝乃自貶爲王使其太子邃省可尚書奏事唯選牧守祀郊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虎又改稱大趙天王邃以事呈之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問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慍恨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虎聞而大怒殺邃及其男女二十六

人一棺埋之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立次子宣爲太子虎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万人又欲自鄴起閣道至于襄國勑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万人擾役黎元民庶失業得農桑者十室而三舡夫十七万人爲水所沒爲虎所害三分而一課責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諸役調有不辨者皆以斬論窮民率多鬻子以充軍制而猶不足者乃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猶求發無已太武殿成圖畫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頭縮入肩虎大惡之遣司虞中郎將賈霸率工匠四千於東平岡山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虎車四十乘立行樓二層於其上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司其中禽獸民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民有美女好牛馬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民死者相繼海岱

河濟之間民無寧志矣又發民牛二万餘頭配朔州牧官增內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爲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民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万餘人爲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有希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民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太子諸公私令採發者亦垂一万建國九年虎遣使朝貢虎使其太子宣及宣弟秦公韜遞日省可尚書奏事宣惡韜侔己謂嬖人楊柯牟成等曰汝等殺韜吾入西宮當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上必親臨因行大事亡不濟矣柯等許諾乃夜入韜第而殺之虎將出臨韜喪其司空李農諫乃止翌日有人告之虎大怒以鐵鐶穿宣頷而鏁之作數斗木槽和以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仗舐其上血號叫之聲震動宮殿積柴城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雅劉靈拔其髮抽其舌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之劉霸斷其

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焰際天
虎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
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二十九人誅其
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
之漳水洿其東宮以養賭牛十二年虎自稱皇
帝號年太寧虎死
少子世僭立虎養孫閔殺世以世兄遵爲主
遵以閔爲大將軍輔政遵立七日大風雷震晝
昏火水俱下災其太武殿延及宮內府庫至于
閶闔門火月餘乃滅
遵兄鑒又殺遵而自立號年青龍鑒弟苞與胡
張才孫伏都等謀殺閔不剋而死自鳳陽門至
琨華殿積屍如丘流血成池閔知胡人不爲己
用乃閉鄴城四門盡殺諸胡晉人貌似胡者多
亦濫死閔乃殺鑒而自立盡滅石氏
閔本姓冉乃復其姓自稱大魏號年永興尋
爲慕容儁所擒
鐵弗劉虎南單于之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

部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慮虒之北北人謂
胡父鮮卑母爲鐵弗因以爲號猛死子副崘來
奔虎父誥升爰代領部落誥升爰一名訓兜誥
升爰死虎代焉虎一名烏路孤始臣附於國自
以衆落稍多舉兵外叛平文與晉并州刺史劉
琨共討之虎走據朔方歸附劉聰聰以虎宗室
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復渡
河侵西部平文逆擊大破之虎退走出塞昭成
初虎又寇西部帝遣軍逆討又大破之虎死
子務桓代領部落遣使歸順務桓一名豹子招
集種落爲諸部雄潛通石虎虎拜爲平北將軍
左賢王務桓死
弟閼陋頭代立密謀反叛語在序紀後務桓
子悉勿祈逐閼陋頭而自立悉勿祈死
弟衛辰代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既立之後
遣子朝獻昭成以女妻衛辰衛辰潛通苻堅堅
以爲左賢王遣使請堅求田內地春來秋去堅
許之後掠堅邊民五十餘口爲奴婢以獻於堅

堅讓歸之乃背堅專心歸國舉兵伐堅堅遣其
建節將軍鄧羌討擒之堅自至朔方以衛辰為
夏陽公統其部落衛辰以堅還復其國復附於
堅雖於國貢使不絕而誠敬有乖帝討衛辰大
破之收其部落十六七焉衛辰奔苻堅堅送還
朔方遣兵戍之昭成末衛辰導苻堅來寇南境
王師敗績堅遂分國「民為二部自河以西屬之
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語在燕鳳傳堅後
以衛辰為西單于段自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慕

容永之據長子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
事大將軍朔州牧居朔方姚萇亦遣使結好拜
衛辰使持節都督北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
單于河西王幽州牧累為寇害登國中衛辰遣
子直力鞮寇南部其衆八九万太祖軍五六千
人禦其所掠太祖乃以車為方營並戰並前大
破之於鐵岐山南直力鞮單騎而走獲牛羊二
十餘万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渡逕入其國
居民駭亂部落奔潰遂至衛辰所居悅跋城衛

辰父子驚遁乃分遣諸將輕騎追之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禽直力鞮盡并其衆衛辰單騎遁走爲其部下所殺傳首行宮獲馬牛羊四百餘万頭先是河水赤如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亡誅其族類並投之於河衛辰第三子屈子亡奔薛于部帥太悉伏

屈子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子屈子者卑下也太悉伏送之姚興興高平公破多羅沒弈于妻之以女屈子身長八尺五寸興見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勳舊興弟濟南公邕言於興曰屈子天性不仁難以親育寵之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屈子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屈子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弈干鎮高平議以義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万配之以候邊隙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氣性邕曰屈子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

親輕爲去就寵之踰分終爲邊害興乃止以屈
子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
卑二万餘落鎮朔方太祖末屈子襲殺沒弈干
而并其衆僭稱大夏天王號年龍昇置百官興
乃悔之屈子恥姓鐵弗遂改爲赫連氏自云徽
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云其宗族剛
銳如鐵皆堪伐人劉裕攻長安屈子聞而喜曰
姚泓豈能拒裕裕必滅之待裕去後吾取之如
拾遺耳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及裕擒泓留
子義真守長安屈子伐之大破義真積人頭爲
京觀號曰髑髏臺遂僭稱皇帝於灞上號年爲
昌武定都統万勒銘城南頌其功德以長安爲
南都性憍虐視民如草芥蒸土以築都城鐵錐
刺入一寸即殺作人而并築之所造兵器匠呈
必死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
凡殺工匠數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劒於側有所
嫌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
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議廢其

長子璝璝自長安起兵攻屈子屈子中子太原公昌破璝殺之屈子以昌爲太子始光二年屈子死昌僭立

昌字還國一名折屈子之第三子也既僭位改年永光世祖聞屈子死諸子相攻關中大亂於是西伐乃以輕騎一万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之日昌方宴饗王師奄到上下驚擾車駕次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世祖馳往擊之昌退走入城未及閉門軍士乘勝入其西宮焚其西門夜宿城北明日分軍四出略居民殺獲數万生口牛馬十數万徙万餘家而還後昌遣弟定與司空奚斤相持於長安世祖乘虛西伐濟君子津輕騎三万倍道兼行羣臣咸諫曰統万城堅非十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世祖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

先聞有步軍而徒見騎至必當心閑朕且羸師以誘之若得一戰擒之必矣所以然者軍士去家二千里復有黃河之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遂行次于黑水分軍伏於深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玉來降說昌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既堅峻未可攻拔待擒斤等然後徐往內外擊之何有不濟昌以爲然世祖惡之退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騎五千西掠居民會軍士負罪亡入昌城言官軍粮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擊之爲便昌信其言引衆出城步騎三万司徒長孫翰等言昌步陳難陷宜避其鋒且縱步兵一時奮擊世祖曰不然遠來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僞北引而疲之昌以爲退鼓譟而前舒陳爲翼行五六里世祖衝之賊陳不動稍復前行會有風起方術官者趙倪勸世祖更待後日崔浩叱之世祖乃分騎爲左右以掎之世祖墜

馬賊已逼接世祖騰馬刺殺其當書斛黎又殺
詩賊十餘人流矢中掌奮擊不輟昌軍大潰不
及入城奔於上邽遂克其城初屈子性奢好治
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五
伊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彫
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世祖顧
謂左右曰葛氏小國而用民如此雖欲不亡其
可得乎後侍御史安頡擒昌並祖使侍中古弼
迎昌至京師舍之西宮門內給以乘輿之副又
詔昌尚始平公主假當
王坐謀反伏誅
昌弟定小字直獽屈子之第五子凶暴無賴昌
敗定奔於平涼自稱尊號改年勝光定登陰槃
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
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諸卿建季興之業
俄而有羣狐百數鳴於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
定惡之曰此亦大不祥啦啦天道復何言哉與
劉義隆連和遥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義隆恒

山以西屬定遣其將寇麟城始平公隗歸討破之定又將數万人東擊歸世祖親率輕騎襲平涼定救平涼方陳自固世祖四面圍之斷其水草定不得水引衆下原詔武衛將軍丘眷擊之衆潰定被創單騎遁走收其餘衆乃西保上邽神䴥四年爲吐谷渾慕璝所襲擒定送京師伏誅

徒何慕容廆字弈洛瓌其本出於昌黎曾祖莫護跋魏初率諸部落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平公孫淵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祖木延從毋丘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左賢王父涉歸以勳進拜鮮卑單于遷邑遼東涉歸死廆代領部落以遼東僻遠徙於徒何之青山穆帝之世頗爲東部之患左賢王普根擊走之乃脩和親晉愍帝拜廆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平文之末廆復侵東部擊破之王浚稱制以廆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廆以非王命所授拒之廆死子元眞代立

元眞小字万年名犯恭宗廟諱元眞既襲弟仁
叛於遼東之平郭與元眞相攻元眞討斬之乃
號年爲元年自稱燕王置官如魏武輔漢故事
石虎率衆伐元眞元眞擊走之建國二年帝納
元眞女爲后元眞龍衣石虎至於高陽掠徙幽冀
二州三万戶而還四年元眞遣使朝貢城和龍
城而都焉元眞征高麗大破之遂入丸都掘高
麗王釗父利墓載其屍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
五万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而歸釗單馬遁走

叛之咎而暐密遣使謂泓曰今秦數已終社稷
不輕勉建大業可以吳王爲大將軍領司徒承
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
安年號璽興泓謀臣高業宿勤崇等以泓德望
後沖且特法苦峻乃殺泓立沖爲皇太弟承制
行事置百官沖去長安二百里堅遣子平原公
暉拒之沖大破暉軍進據阿房初堅之滅燕沖
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納之寵冠後庭沖
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

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及其母卒葬之以燕后之禮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蒔梧竹數十万株于阿房城以待鳳皇之至沖小字鳳皇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城焉暐入見堅稽首謝曰弟沖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万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暐出術士王嘉曰椎蘆作籧篨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言暐將殺堅而不果也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暐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謀欲伏兵請堅殺之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暐令其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吾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之妹爲堅左將軍竇衝小妻賢與妹別妹請衝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乃誅暐父子

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廆弟
運運孫永
永字叔明暐既爲苻堅所并永徙於長安家貧
夫妻常賣韡於市及暐爲堅所殺也沖乃自稱
尊號以永爲小將沖與左將軍苟池大戰於驪
山永力戰有功斬池等數千級堅大怒復遣領
軍將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沖大敗
之捊掠鮮卑万餘而還堅悉坑之又敗沖右僕
射慕容憲於灞滻之間定果勇善戰沖深憚之
納永計穿馬埳以自固遷永黃門郎沖毒暴關
中人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及堅出如五
將山沖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
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
里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民有怨者舉煙
於城北觀而録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
舉煙關中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
復虜西人呼徒何爲白虜沖果據長安樂之忘
歸且以慕容垂威名夙著跨據山東憚不敢進

課農築室爲久安之計衆咸怨之登國元年沖左將軍韓延因民之怨殺沖立沖將段隨爲燕王改年昌平沖之入長安王嘉謂之曰鳳皇鳳皇何不高飛還故鄉無故在此取滅亡沖敗其左僕射慕容恒與永潛謀襲殺段隨立宜都王子覬爲燕王號年建明率鮮卑男女三十餘万口乘輿服御禮樂器物去長安而東以永爲武衛將軍恒弟護軍將軍韜陰有貳志誘覬殺之于臨晉恒怒去之永與武衛將軍刁雲率衆攻韜韜遣司馬宿勤黎逆戰永執而戮之韜懼出奔恒營恒立慕容沖子望爲帝號年建平衆悉去望奔永永執望殺之立慕容泓之子忠爲帝改年建武忠以永爲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至聞嘉知慕容垂稱尊號託以農要弗集築燕熙城以自固刁雲等又殺忠推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河東王稱藩於垂永以苻丕至平陽恐不能自固乃遣使求丕假道還東丕不許率衆討永永擊走之進據長

子永僭稱帝號年中興垂攻丁零翟釗於滑臺
釗請救於永永謀於衆尚書郎勃海鮑遵曰徐
觀其變下莊之舉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彊
弱勢殊何變之有不如救之成皐峙之勢可引
兵趣中山晝多疑兵夜倍其火彼必懼而還師
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
不從釗敗降永永以釗爲車騎大將軍東郡王
歲餘謀殺永永誅之垂遣其龍驤將軍張崇攻
永弟武鄉公文於晉陽永遣其尚書令力雲率

衆五万屯潞川垂停鄴月餘不進永乘詭道伐
之乃攝諸軍還於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木井
關攻永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鎮東將軍王
次多於臺壁永遣其從兄太尉大逸豆歸救次
多等垂將平規擊破之永率衆五万與垂戰於
臺壁南爲垂所敗奔還長子嬰城固守大逸豆
歸部將潛爲内應垂勒兵密進永奔北門爲前
驅所獲垂數而戮之并斬永公卿已下乃雲大
逸豆歸等三十餘人永所統新舊民戶及服御

圖書器樂珍寶垂盡獲之

垂字道明元眞第五子也甚見寵愛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於儁故儁不能平之及即王位以垂墜馬傷齒改名爲缺外以慕郤缺爲名內實惡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爲名焉年十三爲偏將所在征伐勇冠三軍儁平中原垂爲前鋒累戰有大功及僭尊號拜黃門郎出爲安東冀州牧封吳王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鎮龍城大收東北之和歷位鎮東平州征南大將軍荊兗二州牧司隸校尉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震不容於暐西奔苻堅堅甚重之拜冠軍將軍封賓都侯堅敗於淮南入於垂軍子寶勸垂殺之垂以堅遇之厚也不聽行至洛陽請求拜墓許之遂起兵攻苻丕於鄴乃引漳水以灌之不沒者尺餘丁零翟斌怨垂使人夜往決堰水潰故鄴不拔垂稱燕王置百官年號燕元引師去鄴開苻丕西

歸之路丕固守鄴城請援於司馬昌明垂怒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南賊規固鄴都不可置也乃復進師丕乃棄鄴奔并州垂以兄子魯陽王和爲南中郎將鎮鄴垂定都中山登國元年垂僭稱大位號年爲建興建宗廟社稷於中山盡有幽冀平州之地垂遣使朝貢三年太祖遣九原公儀使於垂垂又遣使朝貢四年太祖遣陳留公虔使於垂又遣使朝貢五年又遣秦王觚使於垂垂留觚不遣遂絕行人垂議討募容永太史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火必克長子垂乃止安出而謂人曰此衆既并終不能久安意蓋知太祖之興也而不敢言先是丁零翟遼叛垂後遣使謝罪垂不許遼怒遂自號大魏天王有衆數万屯於滑臺與垂相擊遼死子釗代之及垂征尅滑臺釗奔長子垂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永國未有釁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待他年垂將從之垂弟司徒范陽王

德固勸垂征垂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垂率步騎七万伐永剋之十年垂遣其太子寶來寇時太祖幸河南宮乃進師臨河築臺告津奮揚威武連旌沿河東西千有餘里是時陳留公虔五万騎在河東要山截谷六百餘里以絕其左太原公儀十万騎在河北以承其後略陽公遵七万騎塞其南路太祖遣捕寶中山行人一二晝夜馬步無脫寶乃引舡列兵亦欲南渡中流大風卒起漂寶舡數十艘泊南岸擒其將士三百餘人太祖悉賜衣服遣還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太祖斷其行路父子問絕太祖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汝父已死何不遽還兄弟聞之憂怖以爲信然於是士卒駭動往往間言皆欲爲變初寶至幽州其所乘車軸無故自折占工靳安以爲大凶固勸令還寶怒不從至是問安安對曰今天變人事咎徵已集速去可免寶逾

大恐安退而告人曰今皆將死於他鄉尸骸委於草野爲烏鳥螻蟻所食不復見家矣冬十月寶燒舡夜遁是時河冰未成寶謂太祖不能度故不設斥候十一月天暴風寒冰合太祖進軍濟河留輜重簡精銳二万餘騎急追之晨夜兼行暮至參令被四寶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靳安言於寶曰今日西北風勁是追軍將至之應宜設警備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寶乃使人防後先不撫循軍無節度將士莫爲盡心行十餘里便皆解鞍寢卧不覺大軍在近前驅斥候見寶軍營還告其夜太祖部分衆軍相援諸將羅落東西爲犄角之勢約勒士卒束馬口銜枚無聲昧爽衆軍齊進日出登山下臨其營寶衆晨將東引顧見軍至遂驚擾奔走太祖縱騎騰躡大破之有馬者皆蹶倒冰上自相鎮壓死傷者万數寶及諸父兄弟單馬迸散僅以身免於是寶軍四五万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羈矣其遺迸去者不過千餘人生擒其王公文武將吏數

千獲寶寵妻及宮人器甲輜重軍資雜財十餘
万計垂復欲來寇太史曰太白夕沒西方數日
後見東方此為躁兵先舉者亡垂不從鑿山開
道至寶前敗所見積骸如丘設祭弔之死者父
兄子弟遂皆嗥哭聲震山川垂慙忿嘔血發病
而還死於上谷寶僭立
寶字道祐小字庫勾垂之第四子也少而輕果
無志操好人佞已及為太子砥礪自脩朝士翕
然稱之垂亦以為克保家業垂妻段氏謂垂曰
寶資質雍容柔而不斷承乎則為仁明之主處
難則非濟世之雄今託之以大業末見克昌之
美遼西高陽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
姦詐負氣常有輕寶之心恐必難作此自家事
宜深圖之垂弗納寶聞之深以為恨寶既僭位
年號永康遣麟逼其母段氏曰后常謂主上
不能繼守大統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氏
段氏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社稷吾豈
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后諫廢嫡

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爲然寶中書令畦邃執意抗言寶從而止皇始元年太祖南伐及克信都寶大懼太祖軍於栢肆寶夜來犯營太祖擊破之寶走還中山率万餘騎奔薊寶子清河王會先守龍城聞寶被圍率衆赴難逢寶於路寶分奪其軍以授弟遼西王農等會怒襲農傷之農弟高陽王隆勸寶收會不獲會勒兵攻寶寶走龍城會追圍之侍御郎高雲襲敗會會奔中山寶命雲爲子封夕陽公會至中山爲慕容普隣所殺寶率衆自龍城而南將攻中山衆憚征逃潰寶還龍城垂舅蘭汗拒之寶南走奔薊汗遣使誘迎寶寶殺之將南奔叔父范陽王德聞德稱制退潛辟陽汗復遣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壻也必謂無二乃還龍城汗殺之及子弟等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單于昌黎王號年青龍以盛子壻哀而宥之

盛字道運寶之長子也垂封爲長樂公歷位散

騎常侍左將軍寶既僭立進爵爲王拜征北大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僕射蘭汗之殺寶也以盛爲侍中左光祿大夫盛乃間汗兄弟使相疑害李旱衛雙劉志張眞等皆盛之舊昵汗太子穆並引爲腹心盛要結旱等因汗穆等酒醉夜襲殺之僭尊號改年爲建平又號年爲長樂盛改稱庶民大王盛以寶闇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介嫌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震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僉懷離貳前將軍段璣等夜潛禁中鼓譟攻盛盛聞變起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有一賊闇中擊盛傷之遂輦舁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之未至而盛死

熙字道文小字長生垂之少子也羣臣與盛伯母丁氏議以其家多難宜立長君遂廢盛子定迎熙而立之熙立殺定年號光始築龍騰苑廣菜十餘里役徒二万人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高十七丈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

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妻苻氏
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不得休息暍死者
太半熙遊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
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下有蛇長丈餘熙盡殺
寶諸子改年爲建始又爲其妻起承華殿負土
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
極諫熙大怒斬之熙妻嘗季夏思凍魚鱠仲冬
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之以大辟其
虐也如此及苻氏死熙擁其屍而撫之曰體已
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絕息久而乃蘇悲號
搥踴斬衰食粥大斂之後復啓而交接制百官
哭臨沙門素服令有司案檢有淚者爲忠孝無
淚者罪之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
及葬熙被髮徒跣步從轜車高大毀城門而出
長老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入矣中衛
將軍馮跋兄弟閉門拒熙執而殺之立夕陽公
雲爲主
雲寶之養子復姓高氏年號正始跋又殺雲自

立雲之立也熙幽州刺史上庸公慕容懿以遼西歸降太祖以懿爲征東將軍平州牧昌黎王後坐反伏誅元眞少子德

德字玄明雅爲兄垂所重桓溫之至枋頭也德與垂擊走之苻堅滅暐以德爲張掖太守垂稱尊號封爲范陽王拜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尋遷司徒寶既即位以德鎮鄴後拜丞相寶既東走羣寮勸德稱尊號德不從皇始二年既拔中山太祖遣衛王儀攻鄴德率戶四万南走滑臺自稱燕王號年爲燕元置百官德冠軍將軍苻廣叛於乞活壘德留兄子和守滑臺率衆攻廣斬之而和長史李辯殺和以城來降德無所據乃謀於衆其給事黃門侍郎張華勸德取彭城而據之其尚書潘聰曰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里戶餘十万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宜攻取據之以爲關中河內也德從之引師克薛城徐兗之民盡附之以其南海王法爲兗州刺史鎮梁父進克莒城以潘聰爲徐

州刺史鎮莒城北伐廣固司馬德宗幽州刺史
辟閭渾聞德將至徙民八千餘戶入廣固遣司
馬崔誕率千餘人戍薄荀固平原太守張豁屯
柳泉誕豁皆承檄遣子降德渾懼攜妻子北走
德追騎斬之渾少子道秀自歸請與父俱死德
曰渾雖不忠而子能孝其特赦之德入都廣固
僭稱尊號號年建平女水竭德聞而惡之因而
寢疾兄子超請祈女水德曰人君之命豈女水
所知超固請終不許立超爲太子德死超僭立

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紬之子也既僭位號年
太上超青州刺史北地王鍾兗州刺史南海王
法等起兵叛超超悉平之超南郊柴燎爓起而
煙不出靈臺令張光告人曰今火盛而煙滅國
其亡乎天賜五年司馬德宗將劉裕伐超超將
公孫五樓勸超拒之於大峴超曰但令度峴我
以鐵騎踐之此成擒也太尉桂林王鎮曰若如
聖旨必須平原用馬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
猶可退守不宜縱敵自貽寇逼臣以爲天時不

如地利拒之大峴策之上也超一不從出而告人曰主上酷似劉璋今年國滅吾必死之超收鎮下獄裕入大峴超拒之於臨朐乃赦鎮而謝之超戰於臨朐為裕所敗退還廣固裕遂圍之廣固鬼夜哭有流星長十餘丈隕于廣固城潰裕執超送建康市斬之

臨渭氐苻健字建業本出略陽臨渭祖懷歸為部落小帥父洪字廣世洪之生也隴右霖雨百姓苦之時有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年十二而父死為部帥羣氏惟以為盟主劉曜拜洪為寧西將軍率義侯徙之高陸進為氐王石虎平秦隴表石勒拜冠軍將軍涇陽伯又徙之枋頭遷光烈將軍進爵為侯稍遷冠軍大將軍進封西平公討平梁犢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略陽公再閔之亂秦雍徙民西歸憑洪為主衆至十餘万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王秦王既而為其將麻秋所鴆臨死謂健曰關中周漢舊都形勝之國進可以一同天下退

不失保全秦雍吾死之後便可鼓行而西健從之
健初名罷学世建又避石虎外祖張罷之名故
改焉健便弓馬善於事人石虎深愛之歷位冀
軍校尉鎮軍將軍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關中
雄俊皆應之健密圖關中懼洪之知也乃繕宮
室於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既而自稱征西
大將軍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至盟津起浮橋以
濟遣弟輔國將軍雄率步騎五千入自潼關兄子
揚武將軍菁率衆七千自軹關入河東執菁手
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黃泉無
相見也濟訖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
將軍張光逆健于潼關雄擊破之洪盡召關中
之衆以拒健健聞而簒之遇秦之臨健曰小往
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孰大焉
諸君知不此則漢祖屠秦之機也健長驅至長
安杜洪奔司竹健遂入都建國十四年乃僭稱
天王號年皇始國號大秦置百官健尋自稱皇
帝桓溫率衆伐長安次于灞上健弟雄擊溫破

之温乃引衆東走健遣其太子萇追温比至潼關九敗之萇亦爲流矢所中死關中大飢蝗虫生於華澤西至隴山百草皆盡牛馬至相噉毛虎狼食人行路斷絶十八年健死子生僭立生字長生健之第三子也幼而麤暴昏酒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驚鞭之生曰性耐刀稍不堪鞭捶洪曰汝爲尒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敎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絶一時初健之長子死生母強氏意在少子柳健以讖有三羊五眼之言故立之生既僭立號年壽光雖在諒闇遊飲自苦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在位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隸殺五百餘人朝饗羣

臣酣飲奏樂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
行酒既而生怒曰何不彊酒猶有坐者引弓射
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汙服失冠
生以爲樂長安大風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
乃止生推告賊者刳出心胃生舅彊平切諫
生鑿其頂而殺之虎狼大暴從潼關至于長安
晝則斷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專以害人自其
元年秋至于二年夏虎殺七百餘人民廢農桑
內外恟懼其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
飽當自止終不累年爲患也天將助吾行誅以
施刑教但勿犯罪何爲怨天生如阿房遇人共
妹行者逼令爲淫固執弗從生怒殺之其尚書
僕射賈玄石形貌美偉生與妻樓上望見玄石
在庭中妻曰此何人也生曰汝欲得也乃誅玄
石生嘗夜食棗過多至旦病使太醫程延診脉
延曰陛下食棗多無他疾也生曰嘻汝非聖人
焉知吾食棗乃殺之常從輿上溲便輦者謂之
天雨生既眇其目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

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太白犯東井其臣奏曰東井秦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恠乎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是月生以謠夢之故誅太師魚遵父子一十八人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宅在洛門之東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人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懷諸空城以禳之法是苻法也生耽湎於酒無復晝夜其臣朝謁漏盡請見生曰日知盡乎須待飲訖因醉問左右曰吾統天下已來汝等何所聞乎或對曰聖明宰世子育百姓罰必有罪賞必有功天下唯歌太平未聞有怨生曰汝媚吾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生曰汝謗吾也亦殺之使宮人與男女倮交於殿前引羣臣臨而觀之或生剝牛羊驢馬活燖雞豚鵝鴨數十爲羣放之殿下剝人面皮令其歌舞勳舊親

戚殺害略盡王公在者以疾告歸得度一日如過十年至於截脛刳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墜之旦而侍婢以告法與弟堅率壯士數百人入雲龍門宿衛者皆捨仗歸堅廢生為越王俄而殺之

堅字永固一字文玉雄第二子也既殺苻生以位讓其兄清河王法法固以推堅於是去皇帝之號僭稱天王號年永興以法為丞相東海公

尋以疑忌殺之改年為甘露時建國二十二年也堅從弟晉公柳反於蒲坂魏公庾反於陝燕公武反於安定堅弟趙公雙反於上邽皆討平之慕容垂奔於堅王猛勸堅殺之堅不從三十八年改為建元堅遣使生怙朝貢使尚書令王猛伐鄴堅親率大眾以繼之克鄴擒慕容暐堅使其右將軍楊安攻克漢中仍平蜀又遣其武衛將軍苟萇西伐涼州降張天錫遣其子長樂公丕攻克襄陽堅觀其史書見毋苟氏通李威

之事慙怒乃焚其書堅南伐司馬昌明戎卒六十万騎二十七万前後千里旗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万里水陸齊進運漕万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潁堅弟陽平公融攻壽春克之融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越逸宜速進軍堅大悅捨大軍于項城輕騎八千兼道赴之堅與融登城望昌明將謝石軍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謝石欲戰苻融陳逼肥水石遣使謂融曰君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也融於是麾軍却陳欲因其濟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馬倒見殺軍遂大敗謝石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單騎遁還淮北初謠言曰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諸軍悉潰唯其冠軍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万行未及關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

燕代并求拜墓許之垂遂殺堅驍騎將軍石越鎮軍將軍毛當引丁零之衆攻堅子長樂公丕於鄴慕容泓沖起兵華澤堅遣子叡暉前後擊泓爲泓所敗長安鬼夜哭三旬沖又擊殺堅將姜宇於灞上遂屯阿房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而出其彊若斯大言責沖曰尒輩羣奴正可牧牛羊何爲送死沖曰奴則奴矣旣厭奴苦取尒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沖使者稱有詔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變沖命詹事荅之亦稱皇太弟有分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符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旣往之事獨美於前堅大怒曰朕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長安大飢人民相食姚萇叛於北地與沖連和合攻長安有羣烏數万鳴於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爲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每夜有人

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
我父子同出不共沓宜遣尋求不見人跡先是
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
永道曰天或道寸余脫如謠言留汝兼惣戎政勿
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粮以給汝天其或
者正訓子也遣其衛將軍楊完擊沖於城西為
沖所擒堅彌懼付永道以後事舉騎數百出如
五將宣告州郡期救長安月餘永道尋將毋妻
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武都遂假道入司馬昌

明慕容沖入據長安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其將
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與左右十數人神色自若
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兵至執堅及其夫
人張氏與少女寶錦送詣姚萇萇囚之將害焉
堅自以平生遇萇厚忿之厲聲大罵謂張氏曰
豈令羌奴辱吾兒於是殺寶錦姚萇乃縊堅於
新平佛寺永道既奔昌明處之江州桓玄以為
梁州刺史後為劉裕所誅永道名犯高祖廟諱
堅子丕字永叙堅以為征東將軍冀州牧封長

樂公鎮鄴爲慕容垂圍逼丕乃去鄴率男女六
万餘口進如潞川堅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
王騰迎丕入據晉陽堅既爲姚萇所殺太祖九
年丕乃僭稱尊號改年太安先是王猛子幽州
刺史永亦率衆赴之丕以永爲司徒録尚書事
張蚝爲司空王騰爲司隷傳檄遠近率多應之
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守壺關率衆四万進據
平陽將討姚萇而慕容永請假道東歸丕弗許
怒曰永乃我之馬將首亂京畿禍傾社稷承凶

繼逆方請逃歸是而可忍孰不可恕使其丞相
王永討之戰于襄陵永大敗死之丕衆離散率
騎數千南奔東垣爲司馬昌明將馮該所殺
丕族子登字文高麤險不脩細行故堅弗之奇
也長而折節頗覽書傳堅以爲長安令坐事黜
爲狄道長及關中起兵奔於枹罕羣氐殺河州
牧毛興推衛平爲安西將軍河州刺史平以登
爲長史既而枹罕諸氐以衛平年老議欲廢之
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氐有啖青者謂諸將曰

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猶豫一旦事發返爲
人害諸君但請衛公會集衆將青爲諸君決之
衆咸以爲然因大饗青抽劒而前日衛公朽耄
不足以成大事狄道長符登雖王室疎屬請共
立之於是推登爲使持節都督隴右征羌諸軍
事撫軍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率衆五万
東下隴據南安馳使請命丕以登爲征西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餘因其所稱而授之
後與姚萇戰于胡奴阜大破之丕死登國元年

登僭稱尊號於隴東號年太初置百官立堅神
主於軍中載以輜軿羽葆青蓋建黃旗虎賁之
士三百人以衛之每戰必告繕甲治兵引師而
東皆刻鉾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
長矛鉤刃爲方圓大陳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
人自爲戰所向無前登每圍萇營四面大哭哀
聲動人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尒決何
爲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登進攻安定萇襲其
輜重獲登妻毛氏將妻之毛氏哭罵萇殺之登

聞姚萇死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乃盡衆而東以趣廢橋興將尹緯據橋待之爭水不得爲緯所敗奔於平涼入馬毛山姚興攻之登戰死

子崇奔於湟中僭稱尊號改年延初尋爲乞伏乾歸所殺

羌姚萇字景茂出於南安赤亭燒當之後也祖柯回助魏將絆姜維於沓中以功假綏戎校尉西羌都督父弋仲晉永嘉之亂東徙榆眉劉曜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平襄公烈帝之五年弋仲率部衆隨石虎遷于清河之灄頭勒以弋仲爲奮武將軍封襄平公昭成時弋仲死子襄代屯於譙城慕容儁以襄爲豫州刺史丹陽公進屯淮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爲司馬聃將桓溫所敗奔於河東後爲苻眉所殺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萇第二十四隨兄襄征伐襄甚奇之襄之敗也萇率子弟降於苻堅從堅征伐頻有戰功歷寧幽兗三州刺史封益都侯邑五百戶苻堅伐

司馬昌明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初未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臧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及慕容泓起兵華澤堅遣子衛大將軍叡討之戰敗爲泓所殺時萇爲叡司馬懼罪奔馬牧聚衆万餘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万年秦王號年白雀數月之間衆至十餘万與慕容沖連和進屯北地苻堅出至五將山萇執而殺之登國元年僭稱皇帝置百官國號大秦年曰建初改長安曰常安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自擊苻登安定敗之萇病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後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乃狂言或稱臣或稱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萇死子興襲位祕不發喪

興字子略萇長子也既滅苻登乃發喪行服僭

稱皇帝於槐里號年皇初天興元年興去皇帝之號降稱天王號年洪始興克洛陽以其弟東平公紹鎮之三年興遣使朝貢太祖遣謁者僕射張濟使於興興又大破乞伏乾歸遂入枹罕獲鎧馬六万匹乾歸降於興太祖遣軍襲興高平公没弈干干棄部衆率數千騎與赫連屈子奔於秦州追至於瓦亭長安震懼興大議爲寇其臣或以爲不可興不從天興五年夏興遣其弟義陽公平率衆四万侵平陽攻乾壁六十餘日壁中衆少失井乃陷之六月太祖將討平遣毗陵王順等三軍六万騎爲先鋒七月車駕親征八月次於永安平募遣勇將率精騎二百闚軍爲太祖前鋒將長孫肥所擒匹馬不返平遂退走太祖急追及於柴壁平因守固太祖圍之興乃悉舉其衆救平太祖聞興將至增築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距興之入又截汾曲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太祖以步騎三万餘人渡蒙坑南四十里逆擊興興晨行北引未及安營

太祖軍卒至興衆怖擾太祖詔毗陵王順以精騎衝擊獲興甲騎數百斬首千餘級興退南走四十餘里太祖引還平竟不敢出但使人燒圍數百步而已太祖知興氣挫乃南絕蒙坑之口東杜新坂之隘守天度屯賈山令平水陸路絕將坐甲而擒之太祖又緣汾帶岡樹柵數十里以衛芻牧者九月興從汾西北下憑壑爲壘以自固興又將數千騎乘西岸闚視太祖營束栢材從汾上流下之欲以毀橋官軍鉤取以爲薪蒸興還壘太祖度其必攻西圍乃命修塹增廣之至夜興果來攻梯短不及棄之塹中而還又分其衆臨汾爲壘叩逼水門與平相望太祖因截水中興內外隔絕士衆喪氣於是平粮盡窘急夜悉衆將突西南而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爲平接援太祖簡諸軍精銳屯汾西固守南橋絕塞水曰興夜聞聲望平力戰突免平聞外鼓望興攻圍引接故但叫呼虛相應和莫敢逼圍平引不得出窮迫乃將二妾赴水而死興安

遠將軍不蒙世揚武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千餘人隨平投水太祖令泗水鈎捕無得免者平衆三万餘人皆斂手受執擒興尚書右僕射狄伯支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建忠將軍雷星康官北中郎將康猥興從子伯禽已下四品將軍已上四十餘人興遠來赴救自觀其窮力不能勉舉軍悲號震動山谷數日不止頻遣使請和太祖不許乃班師興還長安有雀數万頭鬬於興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

識者曰今雀鬬廟上子孫當有爭亂者乎又興殿有聲如牛吼有二狐入長安一登興殿屋走入宮一入于市求之不得先是譙縱略有益寧之地僭稱尊號遣使稱蕃於興興以縱爲蜀王加九錫永興三年興遣周寶朝貢五年興遣使朝貢并請進女太宗許之興中子廣平公弼有寵委之朝政興疾篤長子泓侍疾於中弼集黨數千人候興死欲殺泓自立興諸子姪外鎮者聞之皆起兵討弼興疾瘳不忍誅弼免官而已神

諸胡救帛純者七十餘万人光乃結陳爲勾鎌之法戰於城西大破之斬級万餘帛純逃走降者三十餘國光以駝二千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恠獸千有餘品駿馬万餘匹而還符堅涼州刺史梁熙遣兵拒之光擊破熙軍遂入姑臧斬熙自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登國初又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主簿尉祐姧佞淺薄光寵任之譖殊姚皓尹景等名士十餘人於是遠近失望人懷離貳四年光私稱三河王遣使朝貢置官自丞郎已下猶攝州事號麟嘉元年皇始初光僭稱天王置百官改號龍飛立子紹爲太子遣使朝貢光疾甚立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光死長子纂殺紹僭立

纂字永緒既自立號咸寧元年纂弟大司馬洪名犯顯祖諱以猜忌不容起兵攻纂纂殺之縱兵大掠纂笑謂左右曰今日之戰何如纂侍中房晷對曰先帝始崩太子以幽逼致殂山陵甫

端元年興遣兼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朝貢二年興遣散騎常侍東武侯姚敞尚書姚泰奉其西平公主於太宗帝以后禮納之興復以弼爲中軍大將軍配兵三万屯於渭北興又疾甚弼遣其黨姚武伯等率衆攻端門泓時侍疾遣兵拒之興力疾臨前殿殺弼弼黨乃散泰常元年興死泓僭立

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既僭位號年永和赫連屈子攻泓秦州又剋安定遂據雍城司馬德宗將劉裕伐泓裕遣將檀道濟至洛陽泓弟陳留公洸以城降泓弟太原公懿反於蒲坂泓從弟齊公恢反於嶺北皆舉兵伐長安泓既有內難裕遂長驅入關泓戰敗請降送於建康市斬之

略陽氐呂光字世明本出略陽父婆樓符堅太尉光年十歲遊戲好戰陳之法爲諸兒所推身長八尺四寸肘有肉印從王猛征討稍遷破虜將軍堅以光爲驍騎將軍率衆七千討西域所經諸國莫不降附光至龜茲王帛純拒之西域

訖大司馬疑懼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洪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且洪妻陛下弟婦也洪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小人汙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因歔欷流涕纂謝之乃收洪妻子纂昏虐任情遊田無度耽荒酒色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或有諫者纂皆不納又性多猜忌忍於殺戮纂從弟超殺纂纂弟緯單馬入城超殺之而立其兄隆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初超讓位於隆隆難之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得中下乃僭位改神鼎元年超使纂妻楊氏及侍婢數人殯纂於城西超慮楊持珍寶出使人搜之楊氏責超曰郎君兄弟手刃相圖新婦旦夕死人用金寶何爲超慙而退楊氏國色超將妻焉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之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氐以圖富貴一之以甚復可使女辱於二氐乎乃自殺沮渠蒙遜禿髮傉檀頻來攻擊河西之民不得農植穀價勇貴斗直錢五千文人

相食餓死者千餘口姑臧城門晝閉樵採路斷民請出城乞爲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恐沮動人情盡坑之於是積屍盈于衢路戶絕者十有九焉屢爲蒙遜攻逼乃請迎於姚興遣齊難率衆迎之隆遂降焉至長安尋復爲興所誅

史臣曰夷狄不恭作害中國帝王之世未曾無也劉淵等假竊名目狼戾爲梗汙辱神器毒螫黎元喪亂鴻多一至於此怨積禍盈旋傾巢穴天意其俟大人乎